

中秋

■童鸿杰

太阳挂在山顶，院子里一片金光。几棵高大的橘子树，披上了金色的外套。那些沉甸甸的橘子，在风中摇头摆脑，像一个个小小的灯笼，晃啊晃。

“今年的天气好，我们家的早橘总算有个好收成喽。”母亲一边说，一边放下箩筐，把一只小小的竹篮，挂到了我的手臂上。

天气确实好。金色的阳光在树叶的缝隙里流淌，流到了母亲的脚上，母亲的手上，母亲的脸上，我看到母亲的全身笼罩着金灿灿的光。

没想到橘子也会在母亲的手上流淌。你看，她的手一伸，一个橘子就扑过来了，咔嚓一下，橘子就落到了我的竹篮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随着清脆的声响，不一会，我手里的竹篮就满了。我侧着身子，提着篮子，摇摇摆摆地，准备把橘子往箩筐里倒。

“倒轻一点啊，这些橘子晚上还要供月亮菩萨呢。”

月亮亮，那就是月亮菩萨啊。母亲的话，让我一下子愣住了，这么快就到中秋啦。每年中秋的晚上，母亲把八仙桌搬到院子中间，摆上时令水果等，天上的月亮菩萨收到了，就能保佑我们一家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院子里的橘子丰收了，我们家山岙里承包的几百棵橘子树一定也丰收了。可是月亮菩萨会不会喜欢吃橘子呢？比起橘子，我更喜欢吃供品里面的月饼。尤其是那种苔菜馅的，甜中带咸，咸中带甜，又甜又咸，吃起来带着浓浓的香气，味道真是太赞了。

在苔菜的香气里，我发现自己运送橘子的脚步可轻快了。一会儿，一个箩筐就装满了。可是母亲摘橘子的速度，好像越来越慢了，有几个大橘子，母亲把脖子伸长了，把手臂伸直了，把脚尖都踮起来了，还是够不着。

“阿姆，我爬到树上去摘吧。”我

把竹篮递到了母亲的面前。

母亲没有说话。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剪刀，犹豫了一会，“那你当心一点啊。”

“知道啦。”我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搓了几下，然后像猴子一样爬到了树上。一个橘子，两个橘子，三个橘子，我踩着晃悠悠的树枝，像猴子一样在树上爬上爬下。树下的母亲呢，她仰着头，举着竹篮，好像是来接我摘的橘子，又好像是准备接住可能掉下来的我。

橘子摘完了，我从树上溜了下来。母亲的脸上笑眯眯的，“这几个橘子好，晚上就供这几个橘子吧。”母亲一边说，一边掸去我身上的灰尘。那声音，啪啪啪的，让张开双翼的我想起了电视剧里的小兵张嘎，他缴获敌人驳壳枪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后来，母亲把摘下的橘子，精心挑选，让我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各个亲戚家里都送去了一篮。“告诉他们，晚上先要供一下再吃哦。”我记得，那天晚上，每当我出门送橘子的时候，母亲都会在我身后喊上一句。

我还记得，那个中秋的晚上，月色明亮，院子里的八仙桌上，摆满了苹果、西瓜、毛豆、萝卜，当然还有苔菜月饼及几个大橘子。

那天晚上的苔菜月饼依旧香甜，那天晚上的橘子味道更加难忘。它们一点都不酸，但是也不是很甜，那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后来，我想到了母亲常说的一个字——“化”。那个化，通过牙齿，通过牙根，通过舌头，通过舌根，从我的喉咙流进我的身体，直到化遍了我的全身。

于是多年以后，每到中秋，我都会想起那天的风，那天的树，那天的月亮，还有那个月亮下祭拜的人。那个人双手合十，双眼紧闭，口中念念有词，脸上布满虔诚。

月夕将至忆东坡

■曲水

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苏轼绝对排得上号。他一生仕途坎坷，始终处于激烈的变法争论中。“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尽管后来也曾迎来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但对于已经看透朝中新旧党争险恶面目的苏轼来说，并没有多少欣喜。

苏轼经历朝堂的云谲波诡，饱尝贬谪之苦，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风骨。“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两次被贬惠州，也即岭南，他写诗开玩笑，说自己很受惠州百姓的欢迎——“父老相携迎此翁”。同时，他也不忘夸夸惠州，赞美“岭南万户皆春色”，并说自己在此过得挺好，吃吃荔枝，喝喝小酒，写写诗词，再研究研究怎么啃羊脊骨——其实这是因为吃不上肉，只能退而求其次的法子。反正苏轼主打一个“心态好，什么都好”。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苏轼谪居儋州（海南岛）时，这里处于中原文明之外，海外蛮荒之地。年已六十二的他概括儋州乃“六无”之地，在写给广州推官程全父的《答程秀才书》里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言下之意，真是要什么没什么，日子难挨。这段岁月，苏轼甚至一度由于没东西吃，直接“辟谷”了——可这哪里真是“辟谷”，分明在为自已无物可食找“幌子”。总之，他是不想被政敌嘲笑，所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苏学士最后的倔强。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在海南已经过了三年，做好了老死海外的准备，“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谁料朝廷下诏把他调往廉州（现广西合浦）。苏轼整理了下行装，离开儋州，朝廉州去，中途又接到朝廷把他继续往北调的命令。苏轼行路素来磨磨蹭蹭，他返京的欲望也不大，在廉州待了两个月，给后世留下“月饼是否诞生于宋朝”的争议。

苏轼曾自诩“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但其实，他不大善于处理和同事的关系，和地方官僚及民间百姓倒是相处甚欢。廉州官员张仲修热情招待了苏轼，他对此深表感谢，写下《留别廉守》一诗。这首五律在苏轼的名作中可能并不出挑，可它实录了诗人当时的内心感受：“编蓬以直猪，瑾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馅。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

醉宗资。”

“藿”是芦类植物，“藿”是包裹起来的意思。“真一酒”是酒名，苏轼在惠州时，曾动手酿过，这里泛指岭南酒。诗中意思：用芦苇包住猪肉，外面涂上黏土，加以烧烤，是为美食。你们这儿的小饼，圆圆的，我吃着，感觉自己仿佛在嚼天上的月亮一般。因这饼内有奶酥和麦芽糖，口感很不错。我还知道你们喜欢读我写的诗文，且会背诵，真叫人既觉开心又感荣幸。你们这儿还有美酒，可令我一醉方休。

从这首诗来看，苏轼的达观快乐一如既往。“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馅”一句，至今有商家将它印在月饼的外包装盒上，作为广告词。顾客一看：哟，这是大文豪的句子啊，一下就对眼前的月饼提升了好感度，此乃文化独有的恒久魅力。

全诗中“小饼如嚼月”最出名，倒不是因为这句写得最出色，而是它被不少学者挖掘出了学术价值，他们将之作为“宋朝已有月饼”的佐证。我非专家，不敢妄加评判，只想说说自己的一孔之见：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类饼其实是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只是苏轼适逢吃在中秋。欧阳修离世后，苏轼不管在朝还是在野，都已是北宋文坛首屈一指的人物，有名人效应加持，他的诗更具权威性。可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推断出北宋即有“中秋吃月饼”的习俗。

古人写诗，文学性和实用性兼备。比如送别、应酬，都要写诗，他们以诗代文，创作频繁，什么内容都能入诗。苏轼写了不少关于月亮和中秋的诗，如果读得足够仔细，会发现他只在这首与中秋有关的诗中写到了“饼”。我们看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里面提到芙蓉饼、菊花饼、月饼、梅花饼等。月饼所谓的“月”，形容的是饼的形状。苏轼的“小饼如嚼月”也是如此。

不管苏轼为后人留下了多么取之不尽的文化遗产、文学宝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也即这一年的临近中秋之际，六十六岁的苏东坡走了。

中秋节，我们对月思亲人，念团圆，吟诵着“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最喜欢的总归是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是苏东坡的中秋词，中国人的中秋词！



墨绿峨眉缀浅红

唐严 摄

月，从今夜升起(组诗)

■飞白

一

我们都是从中秋
出走的人
——谁也读不出思乡的时候

或许在台风眼中心
有无比宁静
那里的吴刚应该喝更醇的
桂花酒
比起三江超市的二锅头
远胜多筹

草皆动情，到了中秋
雨夜把河汉皎皎月
冲洗得煞白
忽然想到黑的欢庆有些许白

沉默里，麦田
熠熠生辉。从今天起
秋江几乎漫溢
几乎泪眼迷离

城市边缘，有所房子
孤岛的边缘
举头望月，把深秋来临之前的
密语小心翼翼地破解
它们燃着血色：
匍匐潜入江河湖海
就这么听雨声和世界争执
不下的
任何一个动词

桥下，注定风波涌起
中秋至此
窗边弦月冷落江湖
非是一念
早已尘埃落定。孤雁倏忽
掠过头顶

二

又写到中秋了，月朗照
她一点儿不曾动凡心
冰霜开出冷艳的花。仅离
故乡一寸之余
就像我默念所有亲人的名字

今夜，也吟诵她们的传奇
注定消逝的景象次第返乡
——异乡，怎比得上温暖的
家乡
芦苇疯狂生长，得了暮云
的旨意
写下几页红笺寥寥。壮阔
瘦下来，宁静，洒出墨色

仰望中天，把人世寡欢一
饮而尽
路边形云望不到边
它们皆乘风归去，只剩下
空空肉身
点一枚离人的渔火？让高处
也如白昼
胸口瞬间洞开云似睡莲

今夜，天地开合：水中月
，空中楼
是中秋慰藉了我，还是人
怀揣秋意
今夜，驿站短长：马蹄声
碎，笙篴声绝
是青衫遗忘了浊泪，或浊
泪摇晃着青衫
今夜，我失手把唐诗打碎
残片割破秋思——
无人来拾
几片名曰：爱人，几片呼
为：玉盘。

范钦与他的藏书

■卢江良

在藏书界，提起“天一阁”，可谓无人不晓。这座始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藏书楼，是中国甚至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藏书楼之一，声名远播海外。但提及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估计了解的人不多，其景况正如下当热播大片的编剧，无声地隐于幕后。

那么，天一阁与其创建者，两者的声名为何有如此大的反差？大凡藏书家，其身份不止“藏书家”一个。范钦似乎是个特例，虽然他进士出身，历任多种官职，也写过诸多诗文，但在科举史与文学史上，没留下多少“痕迹”。

范钦在“圈”内外的影响力，无法与其他具有多重“身份”的藏书家比拟，从而使得其声名被他创建的天一阁那巨大的“光芒”遮掩。不过，这也足见范钦不是将藏书当成“副业”去操持，而纯粹作为“事业”来坚守。

当然，这样说，可能失之偏颇。毕竟，范钦不是一开始就把“藏书”作为事业的。初藏只是作为“事功”，目的不外乎在仕途上有所进取。所以，收藏之书均从从政实践出发，着重于当朝文献以及地方志、科举录等，无意间却开创了一条“经世致用”的特色之路。

他真正投身于藏书事业，是在遭弹劾辞官，结束了三十载宦海生涯之后。范钦心灰意懒回到家乡，东明草堂随着藏书的增多，已不堪容纳，便在家宅之东修建了一座藏书楼，取名为“天一阁”。

天一阁建成后，为了让藏书能长久保存，范钦简直绞尽脑汁。他采取了极其周密细致的保护措施：在书楼前置一水池，经暗沟与月湖连通，以蓄水防火；在书橱里放置芸草以防虫；在书橱底下放灰石以吸潮；更是严令“烟酒忌登楼”，绝不容许任何人对书籍有丝毫亵渎。

于此，清乾隆年间，朝廷存放《四库全书》的“南北七阁”（文渊、文源、文溯、文津、文

汇、文淙、文澜），其建筑样式仿照范钦的藏书之所——天一阁而建，藏书规范也参照范钦为天一阁制定的管理制度。包括范钦之后的公私刻书以及现代图书馆管理，也都深受其影响。

尽管范钦官至兵部右侍郎，但因清廉加之当时书籍昂贵，其俸禄不足以购买大批书籍，甚至亲自动手抄写。据说，为了能如约还书，他曾连续多日通宵达旦。如此，为后人留下了七万卷珍贵的藏书。

1772年，范钦离世187年后，乾隆下诏纂修《四库全书》并向各地征集公私藏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闻讯，从天一阁的藏书精选638种进贡，其中96种被《四库全书》收录，另有377种被《四库全书总目·存目》收录，两项共计473种，居全国之冠，发挥了极大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钦分家产的故事。1585年，八十高龄的他，眼见时日不多，便把家产分成两份，一份是白银万两，另一份是全部藏书，要求每房只能任选其一，并规定继承藏书者，要永远承担护书的责任。这一举动，被后人视为“天一阁历史上最闪光的一个瞬间”。

范钦的藏书精神，感动了后来的诸多藏书家，他们愿意将自己毕生的收藏，无私地汇集到天一阁中。譬如，《鄞县通志》编纂冯孟颢，将其伏跏室十万卷藏书捐赠给了天一阁；民国富商秦君安的后人，将收藏的八千多件文物捐赠给天一阁……时光荏苒，历经四百六十余年的风雨沧桑，范钦生前的政绩已湮没于尘埃，但他遗留下来的那些藏书，为汉典古籍的流传保留了宝贵的火种，成为永不磨灭的共同财富；他的藏书精神，更是超越时空，深深烙印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当前，范钦创建的那座天一阁，凝聚着他独特的藏书精神，已成为宁波耀眼的地标，焕发出生机勃勃的光彩，烛照着所处的这座城市，用力推动书香有机融入城市肌体，激发出文化赋能的强大动力，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一棵朴树

■冯志军

老师给我发来几张图片，其中还有段视频——是棵朴树。此刻的朴树已过了开花季，满枝的绿叶清新可人。远望，斑驳苍老的枝干轻举朵朵“绿云”，令人想见初夏以及以后的很多个日子的轻盈和美好。

朴树，音同“破树”，从老师那里结识了这位有趣的朋友。老师发来的图片上还有一排私家车，车上满是黄粒儿，是花是果不清楚，就觉得阵仗浩荡，颇有千军万马挥斥方遒的豪气。朴树就站在私家车上方，树冠巨大，在蓝天映衬下，细叶嫩黄如初出打量世界的孩子。若未见落在车上那些“嚣张”的黄，我以为它本性从容内敛，就是棵安静的树。

老师的配文是：“真的是一棵朴树（破树）啊，车主人肯定要昏了，朴树的小花，真挺吓人的。”哦，落满车身的，是朴树的“小花”。我仿佛听见昨晚的疾风骤雨中，颗颗小花“落”入风中，“砸”向车，“奔”向地面的“噗噗”声了，大概“破”树的由来，和这声音有关吧。是怎样的义无反顾，才换来落花过后，朴树满枝的绿叶和它满身的清爽呢？那脱离师长，任其自由成长的坦然，像极了师长对学生、母亲对孩子放手时的豁朗和大气；那种想长成一棵树，一棵完整呈现在四季中的树，像极了我们的人生，去繁就简，英姿飒爽，豁然明朗。

谁能成为一棵朴树呢？认识老师时，正面临师范毕业分配。她来学校实习，短发，鹅蛋脸，中等个儿，走路说话总爱低头侧肩，双颊鼓鼓的满是婴儿肥，衣着和语言像未开花的朴树一样朴素，不显山露水，只好看地笑，笑得像朴树的日常那般轻盈。她不任课，只跟在我们老师的身后，埋头摘记，这又令人想起朴树的默然，在初春的萌发中，悄然蓄积力量。相处短暂，她不曾减少我的烦恼，也不曾以老师的身份指导我如何面对工作分配，却用“朴树”般的坚韧无言告知：“喧嚣高光并非最好，沉默内敛也不一定

是缺乏后劲的。”

一晃几年，再和老师有交集，是在稚儿满月后。初为人母内心忐忑，力求工作生活双赢。要能在单位附近找户人家，白天帮着带孩子就好了。千挑万选后终于找到了，老两口退休多年，为人认真淳朴，从未把“养孩子”当成营生，而是看着家门口学校里的这个“小老师”像他们的小女儿，进进出出那么辛苦，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

从此，他们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孙辈疼爱，对我也是关爱备至，每次我去哺乳，桌上肯定放着属于我的一份伙食，更令人惊喜的是，几天后发现，老师竟然是这家的小女儿。老师不坐班只任课，只要她有时间，就带着父母带我的孩子，与其说“带”不如说是“精心养护”。

为了防止学校的广播声吵到睡着的小家伙，他们一人一头端着摇篮，从这间房到那间房，蹑足前行，像护着个宝。有时，广播响了，孩子醒着，老师和她的父母抱着孩子下楼，来到学校围栏旁，跟着音乐一起手舞足蹈，据说，顺便还能看到我。

经年累月，如此往复，乐此不疲，他们的善良和欢乐，像朴树的小花，不容置疑地贮满我的生活。

“朴树”般的相处方式，链接起了我和老师二十几年的情谊。孩子进幼儿园后，她和她的家人，如朴树的花，毅然落下，走出我们的生活，栽入城市的某个角落。看孩子读小学上初中战高中，看我买房卖房，看我在朋友圈里上蹿下跳，看我们一家在工作生活中奔忙，他们只记挂只祝福，从不打扰，像隐于市井的一棵朴树，车来人往日月升落，从不显山露水。

再看图片和视频中的朴树，简简单单就是一棵树。宁波是个爱树的城市，道旁大多是像这棵朴树般的老树。那么多的老树，并不因岁月给予的厚待而倨傲，只是默默存在于岁月的褶皱中。那是岁月留给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安静、从容、无华。如今，学生也成老师，想着若也能成为学生的一棵朴树，他人的一棵朴树……